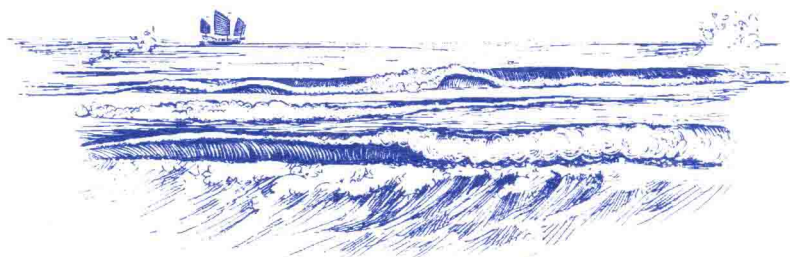


张炜中篇系列

瀛洲思絮录

张 炜 / 著



3318

张炜中篇小说系列

瀛洲思絮录

张 炜 / 著

□ 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瀛洲思絮录 / 张炜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8
(张炜中篇系列)
ISBN 978-7-02-014419-8

I. ①瀛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57253 号

责任编辑 李 磊
装帧设计 崔欣晔
责任印制 徐 冉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中煤 (北京) 印务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90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6.75 插页 2
印 数 1—5000
版 次 2018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4419-8
定 价 3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-65233595

目 录

瀛洲思絮录 ____ 1

附：

忧愤的归途 ____ 213

瀛洲思絮录

齐人徐市(市,也作福)等上书,言海中有三神山,名曰蓬莱、方丈、瀛洲,仙人居之。请得斋戒,与童男女求之。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,入海求仙人。

《史记·秦始皇本纪》

秦始皇大悦,遣振男女三千人,资之五谷种种百工而行。徐市得平原广泽,止王不来。

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

徐乡城,汉县,盖以徐市求仙为名。

《齐乘·古迹卷》

第一章

.....

在漫长无边的徘徊中，在经年累月的沉湎中，人会认梦成真，呓语不息，以至于手记自诵。分不清是我还是徐市，乘楼船登瀛洲，宽袍广袖。从此一别卞姜（注：卞姜，齐人徐市的妻子，东莱人），挥泪而去。

徐市（福）为秦王采长生不老药一去不归，携走三千童男童女。斯人离去三千年，历史传奇或已渗入几代人的血脉。我们已渐渐不再满足于此岸的遥想，于是转而倾听彼岸的诉说。

……我一度非常谦卑，以便遮掩内在的顽皮和狂妄。只有极少数人知道我的底细、我内心的隐秘与曲折。我常常在深夜、在一人独守时让思绪任意飞翔，放纵心猿于九霄。那时我已过而立之年，开始学会了息声

敛口，极少诉说和相告，哪怕是对挚友、对爱妻——我与她已不能分离。我对其何等疼怜。多少年了，她因我而历尽坎坷，我们真是相濡以沫。她总是无望地期待，直到最后。万般愁绪都连着一个“走”字、一个“逃”字。无言的长夜，卞姜吻我不止。

她原是商人之女。黄县这个地方出了不少巨贾，贩桑麻、粳米、丝绸，去临淄、泰南，西走鲁国、远涉长安。她的家世颇有来历，算来还是滑稽多趣、大名鼎鼎的淳于髡的表侄女。

我们都深藏了一句话，都知道秦吏不会让我们同登楼船——随着那个时刻的挨近，夫妻二人都缄口不言。午夜青杨细语，南风徐徐，此岸在赠予我们最后的温情。

后来一切果然不出所料……

儿女情长，英雄气亦长。几年光阴转瞬即逝，我成了一个小心翼翼、四十岁两鬓皆白的俊男。我离开了她，我们从此永远只能隔海相望。我的故事太多了，如今都留在了那个海角、那片大陆。我也远离了对手。遥望彼岸，此时依稀可见阿房宫里烛光辉煌。这让

人衰老的光,这让人迷恋的光。而今我足踏凄凉蛮地,正可以像春生野草一样茂长。

当年,我在百无聊赖、无计可施、等待和观测之时,几近绝望。经验和苍老的皱褶都掺在其中了。人在疲惫中成熟。懒得行动中的行动往往也可举大事。

我三十八岁那年的一个黄昏,发现持简之手颤抖不已,视物昏花。一阵惊惧之余,心生万分急切。它催人奋力,又加剧人之萎颓。我常常也只有让顽皮的畅想来稍稍滋润,等待来年如期萌发之青杨。

长期以来,海角上只有少许人知我酒量,也知我身世来由。他们都是守秘的命友。如若不是一介草莽,那么放怀狂饮者可能正预示了他的顽皮。而在秦王的那班臣僚眼里,世上的顽皮者或可不必提防。这自然是个小小诡计。

能够一走了之的人,都是旷百世而一遇的妄徒、圣人、色鬼、术士,是从不兑现的大预言家,或者是个酿私酒的人。我后来被看成了他们当中的一个。我最好沉默。

那是一场庄严的赌。本钱很大，押上了身家性命。我一直悄悄埋藏着使命，后世人却要一再地发掘，并将其放在阳光下照晒。可是他们不会知道这使命的青苗萌发在什么根须上。他们怎么也弄不懂，因为终究与我隔开了十八重的冥界。我很爱后来人，爱他们的鲜嫩如花。但爱又极易埋没理性，我镇定下来时，却不由得生出阵阵悲凉。

他们往我身上涂抹难闻的垢物，比如把我说成一个绝望而无义的骗子，尽管并没有多少依据。这种涂抹与我当年做过的事情性质相似，所以说等于应了“吾之初衷”。可怕的倒是另一些人的相反的举止。

那些人是些虚荣的地方主义者，所以又会施与我双重或多重的误解。古怪的推测，小肚鸡肠的盘算；连船队航行之迹都茫然无知，更遑论其他。他们的虚情假意于事无补。地方主义者从来睥睨精神，却又企图依此挽救萎缩的经济，甚至公开无耻地宣称要以之骗取物利。

他们奉我为“伟大的航海家”。“伟大”倒谈不上，因为东渡瀛洲者我既非第一人，也不是最后一

人。那些黄县沿海和周遭岛上渔人，不止一次在风暴中抵达这片无名的荒凉。与他们不同的是，我将这片荒凉派上了更好的用场。对于一个人而言，关键是要有超凡脱俗的眼光，那一瞥之间的识别、鉴定，以及心中生出的奇思妙想，往往是凡夫俗子一辈子都难以企及的。

我说过自己曾经狂妄而又顽皮。有人会直盯盯地看着我两鬓的白发，怀疑这种“夫子自道”。其实他们不懂。智者就在游戏中衰老。有时游戏也很麻烦。

嬴政王可视为我的游戏伙伴，而非仇讎。我当年甚至多少喜欢上了这个目如鹰隼、鼻如悬胆的西部人。他的袞袍与冕旒都遮不去那一身顽皮相。有游戏能力的人即便尊为帝王，也未能免除这一特征。嬴政当年长我许多，一举一动颇为敦厚，步履迟缓。他像一切热衷于游戏之道的人一样，乐于忽发奇想，筑长城建阿房，拜月主求仙药，愈到老年愈是迷恋起这些玩意儿。

作为东莱故国的贵族后裔，我的仇讎是齐，而非秦。秦为齐之仇讎。这之间的交织参错真是奇妙。

齐灭莱夷，而秦灭六国。齐是莱夷人的直接毁灭者。虽然齐人后来乐于说齐莱一度交好，化莱为齐；但实际上那是齐人灭莱，空取渔盐之利。齐人做梦也想不到的是，“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”，齐国很快重蹈莱夷的覆辙。这即便不是通常莱夷人所说的“报应”，也算是命数。

国与人的命数一样，神渺变幻不可推测。

我自有一个预感，它关乎秦王嬴政：这个“千古一帝”身后也隐隐追踪着一只小小的“黄雀”，这恰是他始料未及的。他已疲惫，而那只千娇百媚的“黄雀”正当青春，在三月天里翻飞嬉戏，以逸待劳。我预感到他也“快了”。

谁身后没有一只小小的“黄雀”呢？

午夜走上甲板，从海湾里望去，到处是密集的楼船。这在荒凉之地的土著看来，无异于一场梦魇。飘忽游移的灯火与水波互映，流动闪烁，神妙难喻，在我看来也是五千年未曾经历的奇观。

这正是我的一个首创，一次得意的杰作。从闪

亮的船灯上判断，赖在船上者大有人在——我已三番五次令全部人马分营逐日登岸，一月内筑屋垒城，安营扎寨，船上只留少许守备……看来经常返回楼船的不仅是“童男少女”，还有弓弩手和方士。他们像我一样，需要经常嗅一嗅船上的气味。舱里满载了莱夷的气息，彼岸的烟熏。

我曾把他们频频返回船上视为怯懦。因为土著时常劫营，较之岸上新营，船上毕竟安全多了。现在看是我在妄断：能随我穿越茫茫浪涌叠嶂、穷十万里水路者，哪有这么多怯弱之辈！

像我一样，他们这是最后的徘徊。……看着这片摇荡的船灯，我心中渐渐生出一个残酷的决定。

这个夜晚，我仿佛看到彼岸的卞姜潜然而下的泪水。捧起你纤纤十指，抚弄你散发着丁香味的柔发，吻去这满脸晶莹。我在这午夜异乡为你祈祷了，同时也告诉你一个惨凄的决断：十日之内，我将下令焚烧所有楼船。

这就切断了退路。

同行挚友纷纷设问：如若秦兵征讨，我们将无楼

船水上对阵，岂非死路一条？答：吾辈身后是平原广泽，即时必引秦兵于陌土，决一死战。又问：若土著倚仗土熟势众，群起而攻，无楼船周旋，又复何为？答：借土求存，蒙恩在先，非万不得已不可与土著纠缠；即便生死攸关之刻，也只能背水一搏……

如上场景反复对演。吾虽言之凿凿，心中却不免愁伤。

午夜的茫海，闪跳的灯光，在送达和预言什么谶语？我自知不可自恃自负，听任冲动，信从匹夫之勇。可是与我同行者有所谓的“方士”，他们是流徙多年、越过荒原和城邑苦苦寻觅的学人罪臣；有痛别故土父兄、稚嫩如花的三千童男童女；有勇气过人、历经十二次死灭的弓弩手；有冶炼打造、修筑测设、技盖天下的百工。这些人不仅需要“落地”，而且需要“生根”。

这一行人与秦王嬴政展开的游戏，是千年不绝的、冤鬼一般的纠缠。

嬴政王的死灭尚可期待，但与他面貌迥异、神髓相同者却会衍生不息。如此一来，一切将未有穷期呢。

我与卞姜这二十余个春秋，有多少分离聚散。她一开始既知我的来路，也深知我的去路。随上我，就好比乘上了颠簸之车，忍受长旅饥渴，挨过寂寞冬夜，还要经历绝险的危崖。我们遍尝苦汁的煎晶，真是九死一生。一般的男儿忏悔已经轻若鸿毛，她不必再听一声一字。对命的感知和彻悟使她的双眸漆黑如子夜，美丽如祥云。在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常常相对无语。要说的似乎又太多；那就来世再说吧。我是宁可相信有个来世的。我也许将人生看得太奢侈了……

这习习海风让人想起那次齐都临淄之行。当年我立刻被这座东方最繁华的都市给迷住了。不消说，我们莱夷故国的城邑是无法与之媲美的。可是莱夷故国有着另一种庄严气象。临淄街头熙熙攘攘，那一片有光泽的脸，还有身上叮当作响的饰物，都给人难言的感触。这是无法表述的。

在一个富庶敦实的国度里，一等地言说自己的亡国之忧显然不合时宜。我那时一刻也没有忘记，正是齐国的刀戟折伤了莱子古国。可是我已经在那个

秋天扑扑落地的叶片上，看出了此地的不祥。

那个秋天，强秦于中南部连连得手，还远未迫近齐国。这里还是一片升平。齐国倚仗自己强旺的兵源、巨大的无可匹敌的财富，还有独特的文化上的优越感，傲视于东方和西方。强秦对齐国之恐惧已尽在不言之中。作为一个莱夷人，一个隐名埋姓行走在齐都的莱子国贵族后裔，我必得深深藏起那种嫉恨、羡慕、焦思和惆怅……各种复杂难言的心绪。我踽踽于临淄街头，回顾了莱子国长达五十年的历史，两手生满汗粒。

难忘第一次听齐乐。那是使人心魄荡动的享用，超过了一场盛宴。以前传闻孔丘闻齐乐而醉，以至于长久“不知肉味”，这次亦有同感。我深知一种艺术植根于一种文化，而一种文化又植根于一种土壤。时间的隐秘、命运的隐秘，都掺和在如泣如诉之中了。相当完整和周备的物质与精神的历史、老大倨傲的自信与慵懒，都能从中隐隐地感到。我不知当时热衷于展放“大言”的孔丘是否要暂时敛声失语？反正在我看来，一种成熟的、独特的艺术，必会传

递出无法言说的压迫力——它在让人赏悦的同时又悄悄地折伤一个异邦人的自尊。

当然，如果我是个“世界主义者”，那时的心情又当别论了。可惜无论那时还是现在，我都未能升华为那样的一个“主义者”。我的血脉在作祟，我不得不向自己投诚。尤其是在当年，我只懂得遵循莱夷人奇特而淳朴的义理。

长期以来我都在苦苦求索齐国灭亡的根源、它在更早时候所出现的颓败的端倪。这种求索当然包含了更根本也是更重要的探究——我们莱夷人自身的命运。这在我的先辈那儿，已经做过了许多。但这种探究是无有止境的。今天，一个人不能因为一场亘古未见的大迁徙而终断这种探究，不然就是对自己民族的亏欠。

卞姜，我的至宝，我的露珠和羔羊……夜深了，我尚能在这楼船上滞留多少时日？舱室里有你的气息。你和孩子在船队驶离黄水河港的前夜还伴我留在船上。只是在最后时刻，在那个黎明，秦吏宣谕，将我们生生分离。那是个令人不堪回首的时刻、一

个人所能经受的最惨烈的场景。那才让人明白什么是“骨肉分离”。港口上，子与父、妻与夫，慈母与娇儿，哭成一团。我亲眼见号啕之声催动了尘埃，霎时遮去了霞光……

我令手下人展开一庞大工程，沿新营周边山麓筑墙。有人立即指斥我重演秦王筑城之苦。此言或许有理，但却是不得已而为之。从长远计，此岸也需要一座“长城”，当然会比秦王的小多了。从营地北侧二十里之山麓修起，沿山脉蜿蜒西行一百六十里。此工程不可谓不浩大，但可以分别施行，按急缓分段修砌，并不求一朝一夕之功。真正拒敌者既非砖石，也非利刃，而是人心。筑城的紧迫当唤起悚悚之心。

焚船大火直烧了三天三夜。这火光会让我一生谨记。所有人都呆立岸边，泪水不断。最后有人跪向彼岸喃喃祷告。我得用力忍住。

大火引来三五成群的土人。他们站在山岬呐喊，后来又惊慌疑惑，久久不语。

有人担心他们四散逃去后会把这消息散布开来，